

## 朝花夕拾

## 麦客

◎马腾驰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,土地分给了各家各户,人口多的人家可以分到十五六亩地,人口少的家庭也有七八亩。视土地如母亲的乡亲,以十二分的勤劳与付出,精心地侍弄着这些土地。

每年六月初,麦子黄熟时,密密匝匝、一眼望不到头的麦地里,金灿灿沉甸甸的麦穗儿,看着就叫人心生喜欢。微风吹过,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的一波波麦浪翻滚,麦浪里,数也数不清的麦穗儿欢快地跳跃着。看着翻滚奔腾的麦浪,农人清瘦黝黑的脸上,有了发自内心的笑容。

麦子熟透了!走进麦地,已变干变黄的麦穗相互摩擦着,发出“沙沙沙、沙沙沙”的响声。紧张繁忙的三夏大忙,马上就要开始啦!

麦子要收割,要碾打,要晾晒,时令不等人,一家老少齐上手也忙不过来。不能叫成熟的麦子落到地里,也不能因为天气打搅,就把麦子坏在地里。于是,村子里的各户人家都忙着找麦客帮忙收麦。多数麦客是搭帮结伙从甘肃而来,他们或是父子、叔侄、兄弟,或是一个村子里

的人,聚集在长途汽车站、县城主街道十字等几个固定的地方。白天,他们分散到各个顾主家去收麦,到了晚上又会聚在县城。

一把锋利好使的镰刀,一顶被风吹雨淋已变得黑黢黢的草帽,一个内装了干炒面、长长的可以搭在肩上的粗布袋子。干炒面是用干面粉炒成的,耐放,不容易坏,是麦客没找下活时要吃的干粮。还有一件薄薄的裤子或一件厚衣裳,晚上,在路边、在屋檐下睡觉时或铺或盖。这就是他们出门赶场子时的全部家当。他们每年自东而西,一路赶场过来,一直退回到甘肃,刚好赶上他们当地麦子的收割。

记得一年麦收,我们家请了两位甘肃麦客来帮忙,他们是叔侄俩。当叔的四十多岁,个子不高,眼睛大大的,国字脸上,如雕塑一般的五官棱角分明,话语不多,人很是精干;侄子的二十多岁,个子高大,结实魁梧,一张圆圆的娃娃脸,不大的一双眼睛,啥时候看上去都笑眯眯的。从开始割麦,一直到最后走,他的脸上始终都带着笑容。

天上没有一丝儿云,空气好像凝固了,火辣火辣、干热干热的,喘口气都觉得困难。那位当叔父的麦客在前边打头阵,年轻、爱说爱笑的侄子紧随其后。当叔父的还时不时回过头来叮嘱侄子:甭急,甭急,把麦茬子割低些!割低了,主家就能多收些麦草回去……把麦捆子扎捆结实,从拉麦捆上场再到碾场,来回要倒腾多回呢,不能叫它散了……

不大一会儿,汗水就湿透了他们的衣裳。蹲下来捆麦子捆的当儿,他们会用脖子上搭的毛巾擦一把汗。那毛巾不停地擦汗,已湿得能拧出很多水来。

他们割的是“跑镰”麦。“跑镰”就是人不用蹲下,而是弯着腰,把割下的麦子用左腿往前顶着,够一捆后打成捆,再继续往前割。割“跑镰”,速度快是快,麦茬子时常会留得高。那个年代缺草,谁家也不愿意把麦茬



田艺 摄

留得高而少了烧火做饭的柴草。主家和麦客,常常因为麦茬子留得高与低会起争执。那叔侄俩割的是“跑镰”麦,麦茬却留得很低。节俭了一辈子的祖父,对他俩干的活很是满意,割“跑镰”麦,麦茬又能留得很低,大都是些割麦的把式。那割麦的叔侄俩,除过端起瓦罐“咕咚、咕咚”猛往肚子里灌水之外,我从没见过他们歇过一会儿。

当年帮我们家收麦子的那两位甘肃麦客,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,只知道他们人好,很能吃苦。那个小伙子,他的甘肃花儿唱得特别棒。我佩服他们,那种特有的坚韧!许多年过去了,但麦客的形象在我心目中依然高大、亲切……

本报记者 王卉

## 高鸿《平凡之路》付梓

本报讯 我省著名作家高鸿的又一部长篇小说《平凡之路》,作为2017年中国作家协会定点深入生活资助项目,近日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。

高鸿系中国作协会员、陕西长篇小说委员会委员、《西北文学》期刊主编,已出版长篇小说《农民父亲》《血色高原》《青稞》《情系黄土》和长篇报告文学《一代水圣李仪祉》及中短篇小说集、散文集等600余万字,曾获柳青文学奖、孙犁文学奖、冰心散文奖等。《平凡之路》全书50万字,是一部描写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发生沧桑巨变的力作。小说时间跨度四十余年,与祖国改革开放同步,情节波澜壮阔,跌宕起伏。主人公田安国面对困难百折不挠、孜孜不倦的精神令人感动,读来熠熠生辉,烛照人心。

本报记者 周勇军

## 抗疫童诗绘本出版

本报讯 由我省青年诗人左右编著的抗疫童诗绘本《城市被按下暂停键》,近日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,获贾平凹、伊沙、沈浩波、安武林、谭旭东等文学界“大咖”力荐。

左右是商洛籍80后诗人,著有诗集《孤独部落》《会行走的诗句》《地下铁》等。他长期从事教孩子们写诗工作,在编选儿童诗集方面有敏锐的嗅觉与丰富的经验。本书历时三个月编选,最终精选了来自全国各地55个孩子用童真、温暖、灵动的笔触记录新冠肺炎疫情的小诗,告诉人们生活中不只有童话与诗歌,还有一群会写诗的孩子与人们一起为这个社会传递大爱。国内一流插画师高婧女士还为每一首诗配上了精美的画作。该书内涵丰富、生动形象、寓教于乐,值得品读。

(段序培)

## 散文集《月照长河》上架

本报讯 我省青年女作家徐祯霞散文集《月照长河》近日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,文学名家贾平凹题写书名、邱华栋作序。

徐祯霞是商洛柞水人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鲁迅文学院29届高研班学员,第八届冰心散文奖获得者,省“百人”作家。《月照长河》系“冰心散文奖获奖作家作品集”,由中国散文学会组织出版,遴选二十位曾获得“冰心散文奖”作家,每位作家独立成书,是其继《烟雨中的美丽》和《生命是一朵盛开的莲花》之后的又一力作。本书分为山水走笔、指尖流沙、一瓣心香、红尘物语、笔间春秋五辑,文字朴实,感情真挚,不失为一部修身养性、休憩心灵的纯文学读本,对提高中学生作文写作也大有益处。

(段序培)

## 我市一作家连出两本诗文集

本报讯 近日,陇县籍作家雨落江南散文集《人间如此美好》、诗集《走过四季》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
雨落江南本名苟筱霞,系中国西部散文学会会员、市作协会员、金台区作协理事,退休前曾是陇县水土保持工作站工程师。她多年来笔耕不辍,先后发表作品四百余篇(首)。散文集《人间如此美好》收录作者近二十年来创作的散文、随笔、评论文章近八十篇,通过其亲历的一个个小故事,记录了她在真善美的生活中行走的足迹。诗集《走过四季》收录了作者近年来创作的一百二十余首诗歌,真情饱满地抒写生活、工作、亲情、友情,赞颂生活的美好,诠释着她对人生意义的理解。

本报记者 王卉

六月初,关中平原夏收第一镰已经开始,借着周末休息,我回到岐山老家帮父母夏收,这是参加工作以来每年必干的一件事。

天刚微亮,村子里已人声鼎沸,“算黄算割”在村子的上空也透着热闹盘旋啼叫着,沉寂了半年的村庄又喧嚣了起来。

夏收和春节对于农民来说同等重要,无论你在哪里工作、生活,夏收时节都得回到生你养你的村子,帮助父母抢收抢种。这早已是这个小村子约定俗成的习惯。

夏收时节,农民的一日三餐再简单不过了,往往都是一顿饭吃一天。母亲凌晨四点多起来就在大锅里煮了一锅大苞谷糝,又在电饼铛里烙了几个油饼,这就是全家老小全天的吃食。夏收时节,“老天爷”变脸比翻书还快,农人为了赶上割麦的“好日子”,吃饭、睡觉都是凑合。

早早吃过饭,父亲和二哥就出去割麦机了,母亲将孩子们安顿好,又把父亲早早从阁楼上拿下来的麦把、推把、扫帚等工具集中在一块,做好“接应”工作。直到下午两点,二哥找的拉麦车才缓缓从坡下上来。此时,太阳异常毒辣,下面煎烤,上面暴晒,水泥地被晒得滚烫滚烫,脚踩在上面感觉像被架在火上烤一样。

二哥负责运输,一车一车拉到晒场上,满脸是汗的母亲询问着地里的情况,脸上不禁露出丰收的喜悦。



谢克强 摄

## “抢”收

◎徐婷

悦。“赶快拉麦,趁着现在天气好。”母亲忙着将麦堆推开,还不忘吆喝我和二嫂。我们三人分工明确,推的推,拉的拉,扫的扫,没一会,鞋底就沾上了一层厚厚的麦衣子,咯得人很不舒服,只能脱下鞋子在路牙子上刮去麦衣子,再继续干活。

自从开始了机械化收割,夏收中最累的活就是晾晒麦子了。最毒辣的太阳,最空旷的场地,这就是夏收时农人口中的“好日子”。

下午四点左右,天突然变了“脸”,给人一种“黑云压城城欲摧”的感觉,偶尔还从远处传来几声雷鸣。瞬间,晒场上像是炸了锅似的,男女老少拿扫帚的,拿推把的,装袋子的,盖彩条布的,七手八脚,你帮帮我,我帮帮你,忙成一团。

“轰隆隆”雷声离得近了,还吹起了大风,好像在提醒人们再快些。几声雷后下起了雨,雨滴挺大,打在人身还还挺疼,掉在农具上会发出

## 麦收更迭曲

◎刘巧玲

血痕,被汗水一浸,疼痛难忍,那时才真正体会到“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”的含义,从此也养成了珍惜粮食的好习惯。

把麦捆好不容易背到了路边,还得装上架子车运到场里。那时路况不好,稍不留神就翻车,麦捆撒落一地,又得重装一次。终于将麦捆拉到场里晾晒起来,可夏天的雷阵雨说来就来,刚才还是艳阳高照,顷刻就大雨如注。麦田收割的人不得不急急忙忙往回赶,把晒场的麦捆全成棍子,等天放晴了再晒。

麦收季节,当地讲究“麦上场,女看娘”。远嫁在外的大姐遵循传统习俗,用拖拉机载着自家蒸好的碾麦子时社员又把麦捆摊晒在场

里,给牛嘴套上嘴罩,牛身后套一个硕大的石碌碡,由一个人牵着绳子。牛悠悠地转着,一圈又一圈,即便是用好几头牛同时碾,一天下来,也干不了多少活,耗时、费力。一场夏收下来,得忙半个月。遇上连阴雨,麦子出芽了,一年的收成就泡了汤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赶上土地承包制,日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记得那时大姐出嫁,姐夫家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,令村里很多姑娘艳羡。

麦收季节,当地讲究“麦上场,女看娘”。远嫁在外的大姐遵循传统习俗,用拖拉机载着自家蒸好的碾麦子时社员又把麦捆摊晒在场

菜、水果回家省亲。姐夫开着拖拉机来碾场,拖拉机冒着浓浓黑烟,“突突突”一圈又一圈地碾,机器代替人力,省时省力,一个中午,就把好几亩的麦子碾完了。收工了,拖拉机拉着大麻包小口袋的麦子满载而归,很喜庆。

后来有了打麦机,用电带动机器,打麦的速度大大地提高了。打麦机每天可以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,只听“嗡嗡”的一声响,成捆的麦子就从机器的这头冲到那头,麦粒就直接装进了口袋,免去了碾场、扬场等辛劳,工效极大地提高了。

随着时代更迭,高科技、现代化的联合收割机取代了人力,能够一次完成收割、脱粒、分离茎秆、清除杂物等诸多工序,收麦子的流程也越来越快捷,笨拙、原始的人工操作逐渐被淘汰。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劳动人民,享受着太平盛世的轻松、富庶,幸福的花儿在每张脸上绽放……

艳阳高照,麦浪翻滚,联合收割机飞速旋转,麦秆齐刷刷倒伏。转眼间,秆粒分离,麦粒入袋,打碎的麦秆铺在田地,变成肥料滋养土地。一体化的现代化设施,高效、环保。

望着这欢欣鼓舞的收割场景,我心绪跌宕,儿时麦收的场景历历在目……

上世纪七十年代还是集体劳作,到了麦收时节,社员们早早起来,磨好镰刀,取下背棍、绳子,套好车子……吃完饭,趁着时间去抢收,弓腰、挥镰,挥汗如雨。麦子一把一把割下,集成捆子,然后用一根一头尖的背棍把麦捆子串起来,用绳子捆结实,背到路边……

我八九岁时,为了帮大人减轻负担,学着背麦捆挣工分。我弯着腰,弓着背,将吃奶的劲都使上,但个子太矮,串起的麦捆比人高,还没站稳,麦子就从头上翻过去了,人也跟着翻跟头。几次三番,累得精疲力尽,身上被麦茬划出一道道



赵彬瑞 摄